



洗澡的回想

人生一世,没有不洗澡的,也没人能 记清一生洗了多少个澡,洗澡的个中滋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大多人家 里连个像样的洗澡屋都没有。大冬天洗澡 是件很痛苦的事,因此三五天不洗澡也是 常事,父母会掰着指头数日子,到了硬是 赖不过去时,再冷再苦硬着头皮还是要洗

对付天寒地冻时洗澡,我有两种办 法:一是快,三下五除二快速把水浇擦身 体关键部位,再提起半桶水从头往下淋, 我把这种洗澡法叫淋澡。这方法洗澡只要 几分钟就能完事,父母看见这速度常常 问:"阿平,你这洗澡恐怕身上有些地方还 冇打湿吧?"二是慢,先也是快速把水浇擦 身体关键部位,然后整个人坐进大木桶里 舒舒服服泡着,水不冷不出来。我把这种 洗澡法叫泡澡。因为这种洗澡方式耗时特 别长,父母便在四处漏寒风的澡棚外喊: "阿平,你在里面是洗澡还是油寿木(棺

夏天一到,洗澡之事就不用大人催三 催四了。因为村前宽大的河漠水便是我们 洗澡的天堂。孩提时的河漠水不仅水大而 且清澈,一座浮桥横过河面,架起桥板的 木排间隔三四米的样子,最适合初学游 泳,人跳下去脚蹬几下水就到了另一个木 排上,如若没蹬到对面的木排也会被下面 的浮桥板拦住,所以这是个理想的游泳场

只要天一热,我们总是呼朋唤友三五 成群来河漠水游泳。会游泳的像一尾尾活 鱼,时而鱼沉深底打猛子,时而鲤鱼打挺 跃水面,时而死鱼硬尸不动弹,各显身手, 自在畅快,好不快活。不会游泳的,也没有 关系,或用手扒着岸边的浮桥板,两条腿 不停的拍水,身体也能浮在水面,或在浅 水处,打水仗,水花四溅,乐声一片,虽然 只能呆在浅水处也能从中享受玩水的乐

随着年岁增长,随着环境污染加重, 随着小水电的发展,河漠水不仅不再清 澈,还一段一段的断流,我们不再肆意在 河漠水中洗澡,河漠水里畅快欢笑的乐事 也便悄然遗失。

再后来,物质经济发展了,人们洗澡

的条件方式乐趣也就丰富多彩了。 大多数人喜欢在自己家里用热水器 洗淋浴澡,打开开关将水温调到适合的温 度,再把花洒调至自己喜欢的喷水模式, 热水从头顶喷然而下,人则在喷水中用沐 浴露将身体光滑的肌肤轻轻抚摸,仔细地 揉搓,用浴巾将身体各个部位轻轻摩擦, 这时整个人便舒畅开来。这是当今一年四 季皆可享受的洗澡模式。

有的人热衷于泡温泉,虽是秋冬时 节,在温泉度假洗浴中心,春的气息已悄 悄融化进那一汪汪热腾腾的泉水里, 格调 新颖,恬静幽雅,功能各异,极具特色的各 种温泉池,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让人赏 心悦目。而在形态各异的池中或闭目静泡 养神,或陪同七八好友全身而浴、尽兴而 谈,或带着妻子孩子,同泡一池,温馨的感 觉就像那池中泉雾一样越来越浓。这是大

自然赋予人类洗澡之乐趣。 而有的人,则喜欢沉醉于桑拿浴,一 边洗澡,一边让人推拿按摩,这样既能洗 涤干净皮肤里的污垢,又能促进血液循 环,赶走疲劳,恢复体力,对工作劳累者而 言,也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与休闲。这里有 "人间天堂"的感觉。

当今社会供人们选择的洗澡方式很 多,大家在洗去身体污垢的同时,别忘了 一同洗涤心灵,让身心清洁,灵魂高尚。

源于衡山的鹤岭,由西向东进入 牛头湖垅后,一扭头,折向南去, 子油赀铺……镇头上一幢欧式 是很气派的。而最有气势的建筑 当属街西头的归真观,无论你从 哪个方向来,这一垅烟火的牛头 湖垅,远远的让你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归真

归真观前面有座桥叫迎真 桥,是红石砌就的,三孔,桥北还 有个风雨亭,从风雨亭上拱桥要 登十多层石级,桥面约四米多 宽,都是红石板铺就,桥两头都 有两座石狮镇守在桥两边。晴 天,江水清晰,鱼翔浅底。大雨 天,江水浑浊湍急。过桥洞发出 隆隆的响声,很有威势。

孩时,我不知道这桥为何叫 沿湘江寻地方归隐。船到湘江支 流洣江口,见洣水是由东往西 流,心里惊奇,暗思"水西流者, 必出仙佛。"故朔洣水而上,至攸 县境内的麒麟山,见其山水灵 民疗疾除病,广施善德。其道行 感动上天,一日,上天托梦于张 巴玉,嘱其八月十五沐浴更衣, 天神接引其登升仙界。张巴玉遵 命,当天搭台,于八月十五日沐 浴更衣,焚香闭目盘腿端坐于台 上。稍后,半天中仙乐响起,天花 乱坠,张巴玉白日登升。乡民感 其德,在麒麟山下立观,塑其金 身奉祀香火。因张巴玉白日升 仙,故将观名取作阳升观,并将 麒麟山改名为司空山,老百姓也 习惯称张巴玉为"司空老爷"。

父亲说张巴玉有三兄弟,二 弟曾在洄水湾修过道,三弟在桃 水修过道,故两地百姓都立观祭 祀香火。因此,大真人居南水阳 升观,二真人居洄水归真观,三 真人居桃水三元宫,人称"三真

父亲说以前的归真观,香火 是多么多么的兴旺。每年八月庙 会,请梨园班子观里唱戏半个 月,牛头湖老街热闹非凡。

门前的那副对联是如何如何写 得好,以至于我把"真菩萨莫烧

我出生时,归真观已改成了牛头 湖小学,我是在归真观里启蒙读 书的,没有了香火的正殿成了我 读书的教室。当时,观里经常开 斗争会,戏台上天天挨批的总是 游乡赶场卖。批他的原因,说他 做酒药卖是搞"投机倒把"。他本 就背驼个子小,挂着牌子跪着更 显得小。

后来,归真观被拆了。据说 拆的时候,有位姓刘的办点干部 是个老公安,他掏出枪在归真观 的山门前朝天鸣了三枪,拆观的 人才敢上去拆。让我心痛惋惜的 是这座古典宗教文化建筑从此 消失了,只能留在我记忆的深处

一眨眼又过了好多年,搭帮 党的政策好,家乡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好,房子也修得越来越漂 也不像父亲说的那样,没有旧时 多,戏也只唱三天,看的人也越 来越少,且都是上了年纪的老 者。年轻人找圈子打牌去了,即 使不打牌,也待在家里看电视, 不喜欢再看那些传统的古装花 有变,还是"真菩萨莫烧假香,归

起多少人的注意和思考? 观门前的迎真桥也因承受 不了现代交通运输的碾压而成 了危桥,2010年政府出钱进行了 改造。改造后的桥全部是钢筋混 凝土结构,比以前宽了,只是桥 名不再叫迎真桥了,那"真"字变 个金字叠成的"鑫"是领导的希 望,也是穷怕了的老百姓的愿 望,希望这桥能给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人们迎来丰厚的财富。

在我看来,求富是人们普遍 的心态,政府也在着力让人民更 加富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 好,但一个人不管物质生活再如 何富裕,还是要有精神文化的支 撑,活出自己真实的模样。转山 转水转过了半辈子的我经历和 感悟了,也总算是明白这"真"字 的含义。老子说:"修之于身,其 德乃真",为人处世,修德为重, 厚德才能载物。

父亲曾教过我:"人之初,性 本善",善良是人最初的本真。做 人只要不虚伪,真一不二,不管 父亲还总是夸归真观正殿 处境如何,只要守住善良,就不 会在这物欲横流的红尘烟火中 迷失自己。做到了,你就是"真菩

秋夜如水 秋渐深。天刚擦黑,月就挂在半空了,秋月

是凉的,像水,闪着银光。母亲在灶间做饭,烧的 是干透的青草,"噼噼叭叭"脆响,连院子里都弥 漫着一股清香味儿。

而新鲜的青草是另一种味道,它们来自祖 父的背上。祖父干完地里的活,顺路又割了一筐 牛草,吃力地背进门。我写完作业,到大门口活 动一下腰身,看见了,忙帮他卸下。祖父的白衬 衫被汗水浸湿,被草香润透,有一股青涩味儿, 混合着阳光的味道,露水的味道,当然,更多的 是汗水和生活的味道。祖父在门口的大青石上, 坐着歇了一会儿,进来,从筐里抽了一把草,放 进牛槽,又拿起扫帚,将牛棚打扫一遍,然后才 从厢房旁的水缸里舀水,洗手,洗脸……一切都 是日常的模样,很多个秋日就是这样过来的,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

年幼的弟弟,在外面玩了一天,累了,躺在 炕上睡着了。刚烧过火,炕是热的,干爽的热,舒 服极了。他睡得很香,还轻轻打着呼,脸是黑的, 一道一道的,用祖父的话说,像小鬼。小妹趴在 炕上,正在专注地看一本小人书,偶尔听到纸页 翻动的声音,有种书香味儿。

父亲是最后一个回家的。他在小镇上班,远 远地听见自行车铃响,接着门"吱呀"一声,父亲 推车进门,车把上几根用报纸包着的带鱼,银亮 银亮的,像白月光。后座上一个蛇皮袋里,鼓鼓 的,是西瓜。晚饭是在院中吃的,一张长饭桌,一 家人围坐在两边,平日难以下咽的玉米面饼子, 却跟红烧带鱼是绝配,让我和弟弟、妹妹大快朵 颐。而最让人期待的,却是西瓜,那时很少有西 瓜吃,要不是父亲在外面上班的缘故,是肯定不

饭后,收拾完饭桌,小弟就将浸在水桶里的 瓜搬了过来,他那吃力的夸张样子,让人忍俊不 禁。随着一声脆响,西瓜切开了,院子里立时弥 漫起一股甜香,瓜是沙瓤的,红红的,黑子,异常 醒目。祖父和父亲取了一小块瓜,慢慢吃着,不 时吐出口中的瓜子,母亲还在忙碌,在铝盆中洗 刷碗筷,小妹举着一块西瓜,小口小口地吃,像 她的性格,做什么事都慢一拍。只有小弟和我, 眼里只有西瓜,"咔嚓咔嚓",风卷残云般,一块 瓜很快就啃完了,连瓜子也没吐,腮上,前胸,沾 了瓜汁,黏黏的。以至于,祖父不得不小声提醒: "慢点吃,别噎着……"当母亲坐下来时,桌上一 块瓜也没有了,她只能捡妹妹和弟弟没啃干净

的瓜皮吃。 院子里,一片亮白,月亮在东方的天空悬挂 着,黄澄澄的,不动声色流泻着清辉。母亲将瓜 皮收拾起来,用凉开水洗净,腌在咸菜缸里,过 几日捞出, 脆生生的, 别有风味。父亲泡了一壶 茶,先给祖父倒了一杯,两人就一边喝茶,一边 闲聊。弟弟吃的有些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走 到屋檐下,看壁虎捉蚊子。一支25瓦的白炽灯 泡,灰扑扑的,发出晕黄的光,吸引来一些蚊子、 飞蛾,翩翩起舞。母亲做完了家务,坐在小板凳 上,小声和妹妹说着什么。只有我无所事事,坐 在马扎上,吹着风,听院子里浮起的幽微虫鸣 ……这是凡俗日子,有着凡俗日子的温馨和从 容,经年以后,想起,更添一缕温情和惆怅。

真怀念那样的秋夜,如水般清澈、透明,风









父亲与酒

父亲与酒的渊源很深。

当年村里唯一的纸箱厂招供销员,没 什么文化的父亲因为能喝酒,被破格招收 不久,父亲随同厂长闯荡上海,也是凭着过 人的酒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当时,酒酣 耳热之际,对方一时兴起,把合同往桌上一 拍,指着地上的一箱酒,放言道:"谁把这些 酒干了,这单生意就是他的了。"父亲一瓶 一瓶地干,那豪气干云、千杯不醉的气势镇 住了一干生意人,获得了订单,坐上了全厂 供销员第一把交椅,成了厂长身边最信任 的人。

有一次,父亲和厂长从宴会出来,两人 都有些醉意,就决定步行回到宾馆。不料途 中遇到了五个地痞流氓。这伙人见父亲和 厂长手上拿着黑皮包,断定里面有油水。的 确,当时厂长刚刚收到了一大笔现金,他的 脸色一下子变了,死死抱紧皮包,撒腿就 跑。但他们两人哪里跑得过那些地头蛇。那 天晚上,为了保住这些血汗钱,父亲彻底豁 出去了,他仗着酒劲,大吼着和五人搏斗。 或许是他拼死不要命的打斗方式让那几个 地头蛇害怕了,或许是父亲的拳脚的确有 些分量,或许是厂长分身有暇打出了求救 电话,五个地头蛇不敢恋战,"风紧扯呼" 了。父亲身上多处挂彩,足足在家躺了一个 多月才缓过来。

这一战,彻底战出了父亲的名声。和父 亲一同闯荡上海的供销员都佩服父亲,在 父亲养病期间纷纷上门探望,不少年轻人 还专程向父亲行了拜师礼,希望在父亲的 带领下一起闯荡上海滩。

我读师范的时候,父亲已经威震我们 那个小镇了,方圆百里之内,只要想干供销 员的,都会自觉地拎着拜师礼到我家来。甚 至好几个厂的厂长也殷勤巴结父亲,希望 父亲能把接到的生意交给他们去做。一时 间,父亲成了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如愿成 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许文强,率领 一帮"小弟"恣意商场、威风八面。与父亲一 同出名的,是他的酒量!我记得最多的画 面,就是父亲和很多人一起喝酒的场景,大 家不停地推杯换盏。父亲每次都一饮而尽,

如今父亲已经退休在家,他告别了上 海滩的风云人生,告别了首席供销员的交 椅,但他唯一无法舍离的就是他的酒。但父 亲因为饮酒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已无法继 续承受酒精的侵蚀。每次去医院,医生总是 警告父亲必须戒酒,我们也屡屡苦口婆心 地劝说父亲,但父亲依然深深地恋着他的

如今,他总会习惯性地举起酒杯,也许 这一刻的他,只有在微醉中,才能找回当年 那段叱咤风云的岁月!